

时代的火花

《高密文史》第十二辑



政协山东省高密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时代的火花

《高密文史》第十二辑

政协山东省高密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杨本荣

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个火红的时代,激人奋发向上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无数的弄潮儿手把红旗头立,艰苦创业勇向前,在人生的大舞台上,谱写出了精采的时代乐章,成为时代的学习楷模和榜样。为此,展示他们的丰功伟绩,歌颂他们的高尚品质,弘扬他们的奉献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市两个文明建设也不断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全国百强(县)市,全国明星(县)市等荣誉称号也接踵而来。这是全市 85 万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无数先进模范人物勇于开拓,锐意改革,无私奉献的结果,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他们的名字在广袤大地上被人们广为传颂。在这些先进模范当中,有凭着自己超人的胆识和韬略让濒临倒闭之厂变为经济明珠的优秀企业家,有靠着勤奋与智慧使穷村僻壤走向富庶文明的一代新农民,有甘于清贫作园丁、辛勤一生育栋梁的教育工作者,有为医疗卫生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白衣战士,有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先进人物……他们不愧为时代的骄子,创业的先锋,他们不

畏艰难,勇于开拓,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他们创造的辉煌业绩值得讴歌颂扬;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和艰苦创业精神,高昂的劳动热情和勇于奉献的精神,强烈的开拓进取意识和创新求实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是振兴高密的强大物质和精神力量;他们,是我市杰出的代表。

学先进、赶先进、争当先进,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为了弘扬这些劳动模范人物的崇高思想,留住他们的闪光足迹,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了这本《时代的火花》,将我市部分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奉献给读者,目的是推广他们的经验,颂扬他们的功绩。特别是在本书编辑之时,党中央召开了十四届六中全会,就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作出了重要决议;之后,中共高密市委召开了八届四次全委会议,通过了《高密市“九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时代的火花》,对促进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给人以启迪,激励更多的后起之秀,呼唤人们去建功立业。对于推动我市改革开放的进程,团结带领和影响全市人民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负重奋起,再铸辉煌,为跃为半岛地区经济发展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的目标要求,齐心协力,奋勇向前,尽快实现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

目 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在黑土地上崛起·····	1
纵笔抒写化纤情·····	9
敢为人先攀高峰·····	26
不松套的黄牛·····	33
纺织战线弄潮人·····	42
爱的奉献·····	47
化纤的脊梁·····	50
平凡与辉煌·····	58
高密之华·····	69
税务之光·····	76
“大家看着我”·····	87
一路汗水一路歌·····	90
为了祖国的未来·····	98
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	102
汗水铸金奖·····	106
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	112
退伍兵的风采·····	116
奉献者之歌·····	122
环保笔中情·····	131
闪光的足迹·····	135

女性的旗帜.....	139
六边形的追求.....	150
事业型的公仆,改革中的先锋	155
十年磨一剑.....	163
防治地方病,造福一方人	171
腾飞的凤凰.....	175
梅花香自苦寒来.....	180

在黑土地上崛起

——记“全国劳动模范”、高密镇北大王庄村党委书记李德章

张志孝

[人物小传]李德章,1939年10月出生,高密市高密镇北大王庄人。现任高密镇北大王庄村党委书记。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3年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被光荣地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人们说:“当之无愧!”他叫李德章,今年57岁,山东省高密市北大王庄村党委书记。改革开放以来,他带领北大王庄人在这片古老的黑土地上崛起了,一跃成为潍坊市数得着的首富村。到1995年,粮食亩产连续10年过吨,经济总收入2.737亿元,人均所得3500元,集体积累6500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1.8倍、828倍、41倍和196倍。数字是枯燥的,但它却真真实实地记录了李德章——这个干什么都有着迷的领头人,在改革路上所付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展现出了他为北大王庄村农民铺设的一条条致富之路。

他立志要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挺直腰杆,拨弄机械。冷嘲热讽,见鬼去吧!终于,他成功了,人们称他为“农机迷”。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机械化”对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是多么诱人啊！然而直到 70 年代末，北大王庄旧貌依然，全村千把亩地，零零碎碎 200 多块，沟不成沟，七股八岔，三头两角。全村群众仍然使用着笨重的劳动工具，终年在田地里艰难的劳作，只能谈“机”解馋，望“机”兴叹。落后的生产条件，使北大王庄的农民年年在为搞饭吃而发愁。五百多户人家，一年仍吃国家十多万斤统销粮，花用国家五六万元救济款……38 岁的李德章被推选为北大王庄村党支部书记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李德章一上任就组织起了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带领大伙奋战了 3 个冬春，打大口井三眼，挖了 7 条上宽 14 米，下宽 6 米，深 5 米，总长 3400 米的蓄水沟，把 200 多块零碎土地全部建成了适应于机械作业的长方田，实现了水利化、园田化，为使用农机作业打下了基础。

改土治水的硬仗打完了，李德章又把心思转到了农业机械化上。可是，钱少底子薄，怎么办？他本着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能改则改，能造则造，一机多用，逐步配套的原则，开始向机械化进军了。

万事开头难。李德章研究农业机械是从改制机动喷雾器开始的。但是，要改制农业机械，对只上过小学的他来说谈何容易。不会画图纸，休息空闲，他就蹲在地上用小棒和火柴杆、土坷垃摆图搞设计；夜晚，泡在车间里，和维修工一起研究加工；白天，在田地里搞试验。试验、失败、再试验……这时，冷嘲热讽也随之而来，有人说：“李德章快要造火箭了！”“李德章快研究得人躺在炕上，天上往嘴里掉白面馒头了！”也有人劝他说：“老李，咱不是搞机器的料，快别在这事上操心了。”面对这

些，李德章一笑了之。乡亲们手拿落后的劳动工具，满身汗水，艰难劳作；他当生产队长时，治虫人员身背喷雾器喷药中毒后被送往医院急救……一个个不断闪烁变幻的蒙太奇画面在他脑海里不时地浮现。让冷嘲热讽见鬼去吧！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李德章 13 次的反复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一台 25 马力的拖拉机装载着 25 个喷头的治虫喷雾器欢快地在田地里奔跑着。北大王庄人第一次实现了治虫机械化。

试验成功了机动喷雾器，李德章的信心更足了，对这项事业更热爱了。他先后购买了十几种有关农业机械的书籍，有空就学，有空就钻。就这样，经过无数次反复改造、实验……移动式喷幅 50 米的大型喷灌机、玉米贴茬花播种机、扑场机、铡场机、垛垛机和用于农田建设中的土吊车等 36 台 12 种配套机械制成了。一台台、一种种，都经李德章那灵巧的双手，从废铁堆里“蹦出”，成为农民的“好朋友”，而李德章也被冠以“农机迷”的绰号而出了名。现在的北大王庄村已拥有大小农业机械 55 台，总动力 1450 千瓦，使农业中的耕、种、收、运等主要环节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2015 亩耕地（包括承包外村土地 1315 亩），仅用 40 人管理，1995 年粮食亩产 1180 公斤；每个农业劳力平均经营管理 50 多亩地，实现总收入 502 万元（包括部分多种经营收入），实现利润 72 万元，平均每个务农劳力年创收入 12.55 万元，年创利润 1 万元，已赶上发达国家水平。1989 年和 1990 年全省农机现场会和全省“玉米生产全过程机械化”工作会在北大王庄村召开，与会者一致夸赞李德章有志气、有才能……

他要做一颗探路石，为农民发展闯一条新路！粮食剩余

了，养鸡！建全国最大的养鸡场。他走向了胜利。人们又称他为“养鸡迷”。

1981年金秋十月，北大王庄村喜讯频传：全村粮食总产70万公斤。当全村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时，一向面带微笑的李德章，脸上却显得冷峻了。他心里在算这样一笔帐：一年下来，全村人留足口粮、种子和上交国家外，还盈余粮食30万公斤，作物秸秆60万公斤，95%的劳动力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这么多的剩余粮草和劳力将如何处理？

“养鸡！喂牛！”李德章又拿出了新章程。他干什么都是从实际出发，“农业基础打牢了，下步应该发展养殖业，搞粮草就地转化，把包袱化为优势和价值。”

可在当时，全省养鸡正处于低潮，许多养鸡场由于种种原因已全部下马。“能行吧？”大家放心不下。“行！”李德章胸有成竹。他不顾劳累，风尘仆仆地四处奔走，从高密下马的鸡场，到潍坊、青岛、烟台等地的养鸡基地求取真经，又到石家庄奶牛场，引进了奶牛。1982年9月和1991年3月，一个奶牛场、一个良种鸡场和一个雏鸡孵化场建成了。可是，养殖技术和管理对李德章及他的伙伴们来说，却是陌生的。“不会就学，边学边干！”李德章就是有股韧劲，他自信，自己能征服“铁机”，也照样能征服“肉鸡”。他一边请市、县外贸的畜牧师到村讲学，一边和大家一起学习《畜牧兽医学》。终于，知识武装了这位庄户干部的头脑，他感到站得高了，看的远了。1985年，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这位中国农民坐上银鹰，飞抵美国。从旧金山到密西西比河，从美国的最东都到最西部，旖旎的异国风光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致，而先进的设备和科学的管理倒让他如痴如迷，在美国逗留20余天，考察了美国的六大种鸡场。他那不

卑不亢的神态，渊博的养鸡知识和强烈的事业心赢得了美国“AA”育种公司总部负责人的青睐。他们热情地称李德章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并把世界上最优良的种鸡——5000套“爱拔益加”祖代种鸡从美国空运到高密北大王庄村。至此，北大王庄村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效益最高的“爱拔益加”祖代种鸡场，与北京的大发、上海的大江、广东的南海三大养鸡场并驾齐名，引人注目。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为在国内发展良种鸡，也主动与李德章联营。此时的李德章又被人们冠以“养鸡迷”的绰号，并获得了助理畜牧管理师的职称。他村的鸡场技术开发项目，1988年获得了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委“星火示范企业奖”。

随着养鸡规模的扩大，李德章经常与外商打交道，但他始终保持了中国人的尊严。虽养洋鸡却不照搬洋人那一套。有人命他养洋鸡必须喂“进口洋食”，但李德章没有盲从，他说：“外国友人到俺村生活的都很好，难道外国鸡就不能吃中国食！”他自建了饲料厂，自己刻苦钻研最佳鸡饲料配方（外商对饲料配方关键技术保密），白天黑夜对照观察。终于，他成功了，他研究的鸡饲料配方，鸡食用后，竟比进口的“洋食”效益还好。就连鸡防疫、鸡舍结构和材料等方面，他也没照搬“洋样”，而是通过到美国、日本等地考察后，根据当地实际建造的，他建设的消毒室得到了美国友人的高度赞赏。

就这样，李德章在别人的失败与退缩和养鸡低潮中胜利了！崛起了！一个由祖代→父母代→商品代→出口加工一条龙系列化大型养鸡场，在北大王庄村这片古老的黑土地上崛起了。这个年存养量4.2万只的祖代种鸡场，每年向社会提供父母代种鸡80万套，商品雏鸡150万只，肉鸡300吨，仅此

一项,年纯利润可达200多万元。这连美国友人也佩服李德章有本事,并说:“这样的鸡场,在中国是第一流的,在国外也不多见。”

他敢于标新立异。他要向饲养种鸡、肉鸡孵化及加工、冷冻、储存、销售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目标进军,土地太少,搞农业联合,建联办农场!他又跨入了新的里程,人们称他为“改革迷”。

胜利,对于庸人是终点,而对开拓者却是新的开端。养殖业的发展为加速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全村形成了生态农业的良性循环。但是,李德章发现,由于加工业跟不上,如:畜禽的运输,商品鸡、奶的加工储藏等诸多环节都必须由外单位负担,这样诸多层次的利益分割,不但减少了应有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因受外单位生产条件的制约而减少了生产经营的主动权。为了使种养业获得最佳经济效益,李德章灵机一动,又在养殖业的加工上大作了文章。首先,李德章带领大伙建起了一座饲料加工厂,每年加工饲料400万公斤,年节约费用30万元,他先后又投资1600多万元,办起了冰糕厂、奶粉厂、冷藏厂,对畜产品实行深加工再增值。年加工鲜奶30万公斤,加工分割鸡肉10000吨,这样经过“地生产、养殖转、加工变”,使价值较低的农牧产品不断加工增值,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系列。这样,北大王庄村在李德章的带领下,逐步建立了以农牧业为依托的饲料工业、食品工业和饮食服务业,既稳定了农牧业生产,又使粮食和畜产品得到加工增值,为开拓新的生产领域积累了雄厚的资金。

在“种养加”纵向发展的基础上,李德章又带领大伙横向

迈上了贸工农一体化的路子。先后投资 1800 多万元,建起了建筑、建材、安装系列,机械维修系列,运输系列和家俱制作等,又使全村步入了“种植—养殖—加工—建筑—建材—工商”系列,这种一环套一环的系列化生产,促进了商品生产向深度、广度的进一步延伸,使北大王庄村由单一生产初级产品开始为社会提供粗加工产品,精加工产品以致“最终产品”迈进了一大步。

商品经济要求生产力要素不断流动、组合,如果把生产要素的组合只局限在本村以内,那仅仅是放大了的自然经济。因此,商品生产发展起来之后,一村一乡的格局必须打破。李德章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农村第二步改革中,他发现,那纵横交错的群众产业赖以构筑和发展的基地已显得太小了。他要向外扩展,寻找新的更大的基地。恰好,全县人均土地最多的大牟家镇也在寻找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咱们搞个跨乡镇联营,联办个农场吧!”“好啊!”在有关领导的协助下谈成了!紧接着,李德章驱车来到大牟家镇米家庄、杨家庄,当看到那片黑色的土地,他兴奋极了,当即拍板:“联营办农场和养殖场。”经协商,双方本着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达成了协议:北大王庄以每亩 65 元的价格承包米、杨两村转让的 916 亩土地,一包十年,养鸡场实现利润按双方股份分红。

这边刚刚签订完合同,那边又有许多村户来找李德章攀亲联姻,三个城郊村也把土地送上门来,交李德章承包经营。1987 年 11 月,李德章联合 26 个单位,成立了北大王庄农牧联合开发集团,他被推选为董事长。前几年的“贸农联营种鸡场”现在已发展成为年收入过亿元,利税 680 万元的大型肉食鸡生产企业,而跟他攀亲联姻的 500 多个养鸡场(户)95 年总

收入达 9800 多万元,可获纯利 1000 万元。

他要做一个优秀农民企业家,不断提高企业的运营效果和经济质量。当李德章带领北大王庄发展到六处企业、三十多个生产厂家的今天,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企业管理上,对全村的下属企业狠抓了以人为本的管理、劳动现场管理、财务管理、成本管理、设备(设施)管理,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企业效益。全村六处企业无一亏损,个个盈利,逐步走上了精、细、严的管理轨道。强化企业管理,使北大王庄企业锦上添花,也使李德章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农民企业家。

冲出村去,与外乡镇、外村开展农牧业上的横向经济联合,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李德章有力地晃开了改革的臂膀,为北大王庄村经济腾飞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当时的李德章又被人们冠以“改革迷”的称号而投来了赞誉羡慕的目光。

在这片古老的黑土地上,在这块生长红高粱也生长传奇故事的地方,李德章这位新型的优秀农民企业家,正用自己辛勤和智慧的双手,撰写着一部黑土地上的新传奇——《中国农民之路》

纵笔抒写化纤情

——记“全国劳动模范”、高密市政协副主席、高密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桂荣

于树杰 吕朋文 彭来德 管祥云

[人物小传]李桂荣，1941年7月出生，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西大宋村人。现任高密市政协副主席、高密化纤集团总裁、党委书记，199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高密，是座古城，春秋战国时已有高密之名。历史上，这里曾出过一些史书有载、民间有名的人物。象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子，以足智多谋、诙谐风趣、力行节俭为后人所称道、所敬重。象东汉古文经学集大成者郑玄，以及清代宰相、书法大家刘墉等，他们的轶闻趣事在高密民间广为流传。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勤勉，启发、教育了高密一代代后来者。

高密的今天，更是人才辈出，政界、军界、知识界、艺术界、经济界……都涌现出一些叫得很响的骄子。他们抖落了身上原始的“高粱花子”味，汲取了民族的精华，继承了老辈的聪明，饱蘸浓墨，以现代人特有的激情和胆略，书写了一篇篇独具特色的华章，谱写了一曲曲激人奋进的赞歌，掀起了一阵阵汹涌澎湃的海潮。

愿做一根顶梁柱

如今，高密城有两个人特别惹人注意。

一个是挂一身“农”字的南关王建章，老当益壮，大名鼎鼎，今年的“全国劳动模范”。

一个是人民大街东首国有大型企业的大老板李桂荣，年富力强，后来居上。他指挥着高密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即过去的高密化纤厂）这条战舰，历经十载，一路劈风斩浪，胜利地登上了冠军宝座。今年五一，他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晋京参加了劳模表彰会，光荣地登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楼。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必须倍加珍惜每一寸时光，力争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来。李桂荣，已过知天命之年，此情更激，此情更浓。他觉得，做人不管在什么岗位，都要尽心尽力，磨砺成“顶梁柱”。作为一方首长，要把自己所负责的那一块建设成“一盘棋”中的“顶梁柱”。

这就是李桂荣几十年来一贯追求的目标。

如今的高密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年产棉浆粕 40000 吨，为全国行业之最，被誉为“东方明珠，化纤之城”。

如今的高密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年创利税 3000 多万元人民币，近几年除按时、足额上缴税款外，已为市财政多贡献了 700 多万元，在高密贡献最大，企业成为高密市经济的“顶梁柱”，被称作“摇钱树”。

李桂荣本人，先后被评为“省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他还担任了中国化纤工业协会常务理事、浆粕专业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走进了专家行列。

其实，“顶梁柱”并不好做，也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做好的，要有深厚的内涵做支撑，要有智慧、魄力、胆略、毅力，同时，还要有新的观念。

李桂荣有一个聪明的大脑。他记性好，悟性高，学什么成什么。凡与其共过事的人都这样评价。

论学历，最初他只是初中毕业，无缘深造。可他，在这个学历段上，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一位曾与李桂荣共过事并作为顶头上司的老领导这样评价他：“他不仅为人正直、聪明、有才华，而且有个性、有创见。无论干什么，他都不愿按部就班地沿着别人走过的路走，总想干出点属于自己的名堂来。”

从小学到初中，每次考试，李桂荣几乎都是坐“第一把交椅”。同所有那个年龄段的人一样，李桂荣也曾描绘过自己的前途和志向。他希望走仕途，带领还处在贫困线上的父老乡亲找一条过上好日子路。李桂荣的家庭条件不错，他大哥1946年参军，捐躯于淮海战场。土改时，他家按政策确定为下中农。贫农、下中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不存在挨整的问题。照说，李桂荣选择的人生目标并没有错。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残酷的政治斗争无情地摧毁了李桂荣的少年梦。“四清”运动开始后，由于李桂荣一家的耿直，得罪了一些村干部，厄运便降临了：一顶“富农”加“反动”的帽子和一顶“逃台家属”的帽子莫名其妙地扣到了李家的头上。那个年月，哪容他们分辩！

这两顶帽子在现代人眼里不见得是坏事，不是有不少的人拐弯抹角拉点海外关系以炫耀自己吗？但从政治运动的漩涡中挣扎过来的人都清楚，在那个年代沾上它意味着什么，参军没份，入党没门，提干无望，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是